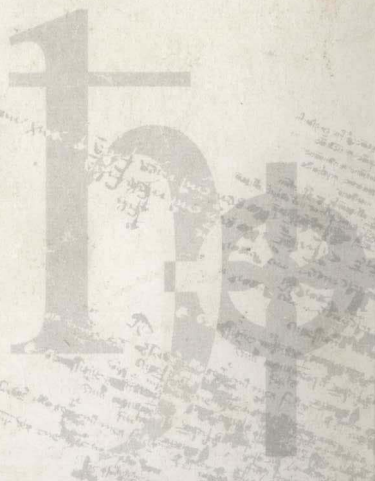


灰之预言

李遥策 作品



灰之预言

The Prediction Of Grayness

李遥策 作品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之预言 / 李遥策主编.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7.12

(流光·幻舞书系)

ISBN 978-7-80689-884-0

I. 灰…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6049 号

《流光·幻舞》书系

作 者: 李遥策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封面设计: 门刀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华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6

网 址: www.zhcbs.com

E-mail: zhcbs@zhcbs.net

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0 字数: 1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884-0

定 价: 130.00 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十六世纪的法国知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1555年著有预言诗《诸世纪》。

诺查·丹玛斯1503年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圣梅里镇，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税官，家族里有着犹太血统。诺查·丹玛斯从小深受犹太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天资聪颖，曾涉猎拉西文、希伯莱文、数学、天文学和占星术等众多学科，22岁那年在蒙彼利埃获得医学学士，四年之后又获得博士学位。从此他以行医为业，成为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医生。1531年，他曾应邀前往阿让，师从当时著名的哲学和博物学家斯卡利杰钻研学术，并在那里与一位“身份高贵”的女子结婚。但几年后他因出言不慎而被人告密，宗教当局将他作为异端分子加以迫害。为了躲避迫害，他只好逃离阿让，在洛林、维尼西亚、西西里等地流亡达六年之久。在他流亡期间，他的妻子和子女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直到1546年，瘟疫再度在法国南部爆发，诺查·丹玛斯运用他高超

的医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深深受到当地居民的尊敬，这才使市政当局感到这位名医的可贵。1544年，诺查·丹玛斯开始撰写他的诗体预言集《诸世纪》。诺查·丹玛斯晚年深居简出，专心撰写他的《诸世纪》。这是一部以诗体写成的预言集，共十章，每章收入预言诗100首。

三百多年来，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似乎都能在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中得到证实被后人附会。大量事实集中在我们最为熟悉的20世纪：飞机上天、汽车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盟军诺曼底登陆、德国战败、墨索里尼死亡、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日本投降、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苏联入侵捷克、中东战争爆发、全球性污染与温室效应、“挑战者号”爆炸、戴安娜王妃身亡等等。同时更包括21世纪初的“911”恐怖事件。

1559年7月1日，法国王室比武场上，国王亨利二世与他的卫队队长、苏格兰籍的蒙哥马利举行练习比武。为了防止意外，双方使用的长枪都用皮革包住了枪尖。交锋第一回合后，裁判判为平局。可是亨利二世不肯罢休，一定要再比第二个回合。双方举枪再战，两人冲在一起时，蒙哥马利枪尖上的皮套突然脱落，锋利的枪尖一下子从国王金盔的缝间刺了进去，刺穿了国王的眼睛。亨利二世受了重伤，九天之后不治而死。亨利二世的死使法国举国震惊。因为早在四年之前，诺查·丹玛斯就在一首诗中准确地预言了这一切。他不但准确地预言了亨利二世死亡的原因和过程，而且连他的徽章标志和头盔质地都说出来了。由于这则预言在诺查·丹玛斯生前就得到应验，他也从此就一举成名，

成为法国和整个欧洲最为人所崇敬的预言大师。

在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中，为人们所知的还有关于希特勒与纳粹德国的预言。诺查·丹玛斯曾预言了纳粹的标志，并指出这些党徒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并且将希特勒的名字 Hitler 写为 Hister，仅仅错了一个字母，此外把他如何坐牢、上台及发动战争的情形都准确无误地说出。诺查·丹玛斯预言了希特勒侵略法国，与意大利法西斯结盟，特别是预言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

更不为人知的是，1566 年诺查·丹玛斯在法国逝世，后人其家中发现了一本并不是他亲手所著的书，诡异的书面让人不由引起好奇。多年后，此书销迹于世，当时知道真相的人在不久后也已先后离奇死去，于是，关于预言的传说，永远地被尘封在十六世纪的某个黑夜。

而此书的名字便是——《灰之预言》。

[目录

楔 子	003
第一回	001
第二回	025
第三回	045
第四回	071
第五回	089
第六回	117
第七回	137
第八回	163
第九回	185
第十回	207
后 记	233

第一回

Lee was so surprised that his friend Tom-J died at home.

Lee and Xia met Tom-J's neighbour and found <The prediction of grayness> while they were detecting the truth of Tom-J's death in Tom-J's house.

Lee didn't tell the secret to anyone and shocked deeply that he has never been. <The prediction of grayness> always appear many ghastr words which contain description of the flame happened in Lee's house and the love between Lee and Xia.

However, the prediction was improved while Lee were suspecting those words.

我始终觉得这更像是一场游戏。一个人坐在回来的公车上，广播里低沉诡异的音乐不免让我想起茆拓的死。

第一个发现他尸体的人是他的邻居，根据他的描述，警方做了如下笔录，当时茆拓就坐在折叠靠椅上，透过玻璃窗对面着阳台对面的小山坡。尸体发现是中午十一时三十八分，没有被拖动的痕迹，门窗反锁。几天后的验尸报告出来后，我们得知茆拓被表明是大量服药自杀。既没留下遗书或便条，也没留言。只在厨房的桌上，留下玻璃杯、空威士忌酒瓶和放冰块的冰桶。

茆拓的家人虽然信服了这一说法，但对突如其来的噩运还是长时间的不能恢复情绪。于是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茆拓为什么要自杀这点上。而作为他大学同学的我和他的女友夏夕就不可避免地警方叫去询问。问题无非针对于茆拓平时的行为和性格方面的事。

最后一次遇见茆拓大概是在一周前，确切地说应该是愚人节。当时他发短信告诉我让我最好别出门，否则会有杀身之祸，这事

发生在这一天当然会被人认为是个玩笑。不过收到短信的时候，我已经出门在外，茆拓得知我在学校附近吃饭以后就立刻跑了过来，他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催促，使我不得不把饭剩下一半就离开了。后来他拉上他的女友夏夕我们就一起去 KTV 唱歌，直到凌晨一点我才回去。不过话说回来，第二天我就得知在我走后不久，那个饭馆就有人酒后闹事，几个学生伤势严重被送进了医院。

虽然我现在依然心有余悸。但仔细想想，排除巧合的可能性，好象茆拓带我离开的原因像是被他预谋好的，所以才能幸免，我的意思是如果茆拓不把我拉走，很有可能现在躺在医院的人是我，或者情况更严重。

但是这和他的死又存在怎样的联系呢。我找不出原因，或许大概就没有联系。

茆拓是我大学同学，曾经在一个寝室相处过两年，穿着得体，行为温文尔雅，除了有睡懒觉的嗜好外，平时还真找不出缺点。同时又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医科教授，母亲是社会学专家，而他本身也选择了法律专业，大学期间的成绩虽谈不上名列前茅，但也不算太坏。虽然茆拓不太会被同学容易记起，但性格相当随和，也喜欢和大家玩电脑游戏，关系算是融洽，大家对他的印象唯一一次比较深刻的是，茆拓中过一次几百万的彩票。

由于大家都喜欢抽 Marlboro，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比较投机。几年下来也没有过什么矛盾，兴趣爱好几乎一致，运动，蔬菜，水果，衣服的款式，喜欢的女孩子类型都相差不多。只是他会在业余时间玩音乐，我会选择写小说。考虑过他的性格，乐观积极，

实在为他自杀找不出任何非理性的理由。这对于作为朋友的我来说，他的死就像正在迷迷糊糊地走上平常走惯的楼梯时踏板却少了一阶的那种感觉，实在说不出滋味。

一周以来，他的死一直像一块海绵占据着我的大脑，逐渐吸干我对于其他事物的思考，这个迷雾膨胀开来后一直笼罩着我的情绪。对于我而言，这就如同月球背面的东西一样冰冷和黑暗。

二十一点四十分，空无一人的公交车行使在郊区的大道上，两排的槐树茂密的树叶将周围的声音吸收干净，天空彻底地寂静下来，夜晚的空气像油一样平滑，没有任何东西阻止车子的行动。我们的学校在郊区，下车后是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弯路要绕过才能抵达的。大概距离学校还有两公里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目光透过右手边的玻璃窗无一例外地看到那座庞大的废水处理站被水杉包围，月亮被云层没规则的遮住。整块画面都如同死去似的，无声无息。把目光退回一点，从玻璃窗反射过去，最终落在一个白色的影子上，他把脸朝向我，安静地对我微笑。而当我把头转到左边的时候，除了天蓝色的塑胶座椅外什么都没有存在过。起初我认为是幻觉，但我再次转向窗外，刚刚隐约的身影现在却像一具尸体一般挂在窗外。苍白的面色，颯瘦的脸颊，蠢蠢欲动的嘴唇泛着血迹，双手依附在玻璃上，像一只白色的壁虎皮肤已经开始腐坏溃烂。

从脊梁骨而来的寒气不由地让我站起了身往前排走去，下意识地 toward 司机靠近。这时候，司机遇到红灯突然刹了车，我的身子向前方晃去，握住铁制扶手，我稳定住身体慢慢地抬起头，他就

这样近距离地站在我面前盯着我微笑，没有落地的双脚像钟摆一样晃动。发动机停止了转动，时间静止在十字路口。他的似曾相识的脸庞使我不敢正视，我一步一步往后退去。我在脑海中试着推出大凡能想到的残忍场面：他会掐住我的脖子，濡湿的舌头舔舐我的皮肤，用嗜血的牙齿嵌入我的肉体，将我的内脏掏空。而这时，司机拔掉钥匙往车门外跑去，然后说，车坏了，你也下车吧。而此时的门，却已经紧闭。

02

闹钟及时地响起，我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清晨醒来。时间像柔软的带汁的肉体。这是我第三次做类似这样的梦，那只徘徊在黑夜的幽灵，我每次都想看清楚他的脸可是每次都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转移别处。而他也像是有话要对我说，但却欲言又止。这样的梦我做了好多回。如此大汗淋漓地醒来。害怕睁开眼梦也还是没完，那是这种梦最可怕的地方。醒后去厨房打开电冰箱门。我从冰箱里拿出盒装牛奶，倒在玻璃杯上，白色液体沿着杯壁顺滑下来。手机发出声响，振动着书桌。这是夏夕的来电。

“喂，你好。”

“你好，我是夏夕。我想跟你说一些关于莠拓的事。你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哦？其实我也有关于他的事想跟你说的。那么，我们在哪碰面呢？”

“茆拓的房子里见吧，下午两点。”

茆拓从大三开始就已经搬出去住，向往自由的性格一直符合他的作风。他的房子坐落在工业区附近，与学校多少有一些距离，所以从那以后他也只偶尔回学校一次上课。除了学校的重要会议和朋友之间的聚会，很少会在学校里见到他。午饭后我坐车向茆拓的房子前进，阳光被雾气覆盖，能见度不是很高。夏夕把见面地点约到这，想必其中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我能联想的到是——也许她和我设想的一样——茆拓并不是自杀的。

走过狭窄的水泥楼梯之后，前面就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笔直地伸出去。也许因为地面距离天花板太高了，使得走廊看起来像晒干的排水沟一样。每隔一些距离悬挂着的感应灯上盖满了黑黑厚厚的灰尘。那灯光好像是透过细细的网格照出来似的不均匀。而且三个里面就有一个不亮。连要看自己的手掌都觉得很辛苦的样子。周围没有任何声音。只有运动鞋的胶底踏在水泥地上的平板声音响在昏暗的走廊。的确很难想象，一个中过几百万彩票大奖的人会把房子买在这。

两点未到。我徘徊在门外，随后夏夕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拿出钥匙将门打开，房间是整洁的，四月潮湿的空气使显得地板膨胀而凹凸不平。茆拓的遗物还留在这里，像是从发现尸体那天起就没人来过这里。我们可有可无地寒暄了一阵。似乎彼此都在等

对方开口先说起这事。

沉默。

我们走到阳台，那张一周承载着茆拓尸体的折叠椅横卧在地，夏夕抚摸着它的扶手转过头，心情无法抑制地低落下来。对面这样的情景，我不知道该如何给予安慰，我俯下身把椅子扶起。看到对面的小山坡是茆拓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后的画面。我想，茆拓，你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茆拓并不是自杀，你不觉得这像是被人安排好的吗？我不知道夏夕是如何看穿我的想法，那眼神无论怎么看都不像平时的她，其中有一种活生生的光刺入我的眼睛，但仅限于一瞬之间，她迅速把目光收回，恢复了以往平素温和的表情。“也许是我多疑了，对不起。”她说。

毫无察觉的是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时间向黄昏接近。门口传来清脆缓慢的脚步声，影子被延伸的很长，我们抬头看去是一个老人捧着蜡烛向我们走来。没错，茆拓不像是自杀而死的。老人的声音沙哑，但能洞穿一切莫名的顾虑。老人穿着粗布衬衫，佝偻的身躯，看似已经年逾花甲，烛光在风中略微的晃动，使他的脸忽明忽暗。

“你知道的，这一带经常停电，不点蜡烛还真看不见东西。”老人把蜡烛固定在茶几上，“我就是第一个发现茆拓尸体的人，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的邻居。”

“嗯，你好，我们是他的朋友，根据你刚才所说的，那么，你的看法是……？”

服药自杀的人，表情是不会那么恐怖的。老人笑了一下，笑声浑厚。

那天晚上将夏夕送走后，我穿过马路爬上对面的山坡。在这诡异的天地之间流动着一股腐败的味道，不是臭味，更像是霉味，就如同迈入久未开启的空荡荡没有尸体的坟墓时能够闻到的那样。那画面就像是铃木光司的恐怖电影，随时都有从地面伸出一只手的可能。据老人说茆拓几天前就在这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逗留，像是要掩埋一样东西。我站在松软的泥土上战兢兢惟恐脚打滑步落空，我寻找着那棵树，好奇引发着我想看明白树下究竟隐藏着什么。雨水作为雾的附属品落在地面，泥水飞溅到身上，我站在树下躲雨，无意向正对面望去发现那正是茆拓的家，视线刚好平行于地面。我意识到自己正踩在一块被雨水冲刷掉泥土的木板上。蹲下身用树枝将它整个撬出，发现俨然是一个木盒子。

盒子被红色的胶带严严实实的封好。密不透风的样子像是为防止某种逃逸而特意做的封印。我一圈一圈地揭开胶带，顾不上雨水已经淋湿了我的全身。最后打开盖子，里面存放着的竟是一本灰色封面，十六开大小的书，书的名字《灰之预言》用48号大小字体写好铅印在封面中央。

雨开始滂沱，彻夜未止，我想，这注定是一个神奇的夜晚。

回来以后我生了一场病，身体冰凉无力，皮肤失去血色，感冒药被安放在床边，醒来后吃了两片又继续入睡。而与此同时，夏夕正遭遇失眠的困扰，不断地发短信息问我是否已经调查出真相。我在键盘输入的文字回复大都是我的歉意和对她的关心，事实上，我刻意对她隐瞒了关于那本被茆拓埋藏在树下的书这件事。因为茆拓的死很有可能和这本书有关，在彻底知道真相之前，我并不想太多的人牵扯进来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二次醒来后，我穿好衣服去学校图书馆安静地思考，在此之前，我站在镜子面前刷牙，发现自己脸色苍白，一路上大家都很诧异地望着我。而一直使我在意的事是那本叫《灰之预言》的书。

规则一：

当你打开《灰之预言》，一旦了解到它的信息，你将会获得它的使用权。你以及与你有关的人的未来都将被准确无误的预测，有关近期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会在后面的纸张里一一写上，直到事实发生文字才会消失，等待你的又是下一个新的预言。

命运可以穿越时间，洞穿一切未知。正如天上错综复杂的星辰，安排着我们光怪陆离的人生。这听起来多不可思议。我再次为它震惊。

因为外面下着雨，周六去图书馆的人并不是很多，所有人都